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美)杜安霓 著 马伟 赵其娟 编译

(青海民族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关键词:突厥语;撒拉语;乌古斯语;察哈台语;联系

中图分类号:H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3)04-0107-0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lar and the Turken

(America) written by Du Anni Translated by MA Wei ZHAO Qi-juan

Abstract: As is often typical of geographically peripheral language, Salar is both highly conservative (of premodern Turkic features) and innovating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Its Turkic features represent several historical layers which reflect contact with different Turkic groups. With such a complex synchronic picture and with gap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Salar has been a difficult language to classify.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evidence against a genetic affiliation of Salar with modern Uyghur (i. e. Southwestern Turkic), and evidence for (1) a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Oghuz languages (Southwestern Turkic), and (2) sustained contact with South Siberian and Qipchaq Turkic.

Key words: Turkic; Salar; Oghuz; Chaghatay; contact

在《撒拉语中的突厥语因素——一种具有察哈台语形式的乌古斯语》(详见《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中,我们探讨了撒拉语在突厥语中的地位,撒拉语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此文继续阐述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一、撒拉语中的克普恰克语和南西伯利亚语突厥语因素

撒拉语中的突厥语成分表明古体的和部分的乌古斯词干具有现代克普恰克和南西伯利亚突厥语的各类特点(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具有某些共同的音位特点,如元音浊音化;由于语言接触,这些地区特点进入撒拉语中)。

在撒拉语中克普恰克和南西伯利亚突厥语因素被认为是单个发生的或混杂的,因为所有的都是孤立的借词和不符合撒拉语音系学或形态学的一

般固定形式。

1. 西伯利亚突厥语类因素

撒拉语中保留了某些古突厥语的词汇,这些词汇也不断出现在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中:d(图瓦语和Qaragas语),z(Khaqas语和Shor语),d₃和n(分别来自于古突厥语的*d, *d, *t_j和*j)。而西伯利亚突厥语和古突厥语中系统的*d, *t_j和*j在撒拉语中通常分别产生了j(qjax‘脚’),t_j(t_jix-‘出现’)和j(jirix‘心’)。

表1 撒拉语中西伯利亚突厥语类因素

古突厥语	*d	*adix, Kāš 语 ađix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d	南西伯利亚图瓦语 adig 中国图瓦语 adix
撒拉语	/t/	atiχ‘熊’(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语 aji)

收稿日期:2003-04-21

作者简介:马伟(1970—),男,撒拉族,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撒拉族语言文化研究。

赵其娟(1965—),女,山东济南人,青海民族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古突厥语 <qud ->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t Sojin 语 kut ~ kudar -;
z 中国图瓦语 kut -; 西部裕固语 Goz -;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quj -
撒拉语 χoder - “倒”

古突厥语 <adaq>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z 西部裕固语 jaləŋ azaq
撒拉语 /d/ jaləŋ adaχ; “光脚”(土耳其语 jalın ayak; 阿塞拜疆语 jalın ajag; 土库曼语 ajak jalaŋatf)

古突厥语 Kāš 语 <jad ->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z 西部裕固语 jaz - “撒开, 晒”
撒拉语 /z/ jaz - “播, 撒”(维吾尔语 jaj - “撒开”

古突厥语 *tʃ 察哈台语 <ätʃä> ‘姐姐, 小姑、姨’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ɖ 哈卡斯语 iɖä ‘母亲’; 西部裕固语 iɖi ~ eɖi ~ eɖe 姑、姨’雅库特语 ijæ ‘母亲’
撒拉语 /ɖ/ iɖa ‘母亲’; 书面蒙古语 eɖ I ‘mama’; 土库曼语 ätʃä ‘妻子, 母亲’

古突厥语 *j Kāš 语 <jäm> ‘饲料、食品、草药’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n Shor 语 nām ‘加餐’; 哈卡斯语 ne ~ mis ‘加餐’
撒拉语 /n/ neme ‘饭’

古突厥语 jene ‘又, 再’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维吾尔语 jene 西部裕固语 ene
撒拉语 nene ‘又, 再’

从结构和语义观点看, 有关撒拉语中 iɖa 的最新原始资料可能是蒙古人种语言, 尽管这没有排除古突厥语源的词汇。jene ‘再’在现代土耳其语中经历了不同的音位发展: gene, gine, jine。

2. 非维吾尔语因素

撒拉语的一些特点出现在现代克普恰克语和乌古斯语中, 但在东南突厥语(至少不在现代维吾尔)中没有。由于克普恰克语和乌古斯语(一些撒拉语特点出现在二者中, 一些仅在一支中, 一些在某个乌古斯语或克普恰克语中, 而不是其它)有如此一致的变化, 所以撒拉语这些特点被自然称为非维吾尔因素。

(1) 音位因素

撒拉语语音的一个特点是, 原始突厥语音节末的 ʃ 在撒拉语中转变为轻摩擦音 ʃ, 这在哈萨克-克普恰克语和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中是相同的, 但在维吾尔语中却不同。

aʃ - ‘打开’ <*haʃ -; EWT 语 aʃ ->; 维吾尔语 aʃ -; 中国图瓦语、哈萨克语 aʃ -; 西部裕固语 a(h) ʃ -

eʃgu ‘山羊’ 中国图瓦语 øʃgy, 西部裕固语 ʃuɣu ~ ʃuɣu; 哈萨克语 eʃki; (但柯尔柯孜语 eʃki); 维吾尔语 øʃe; 土耳其、阿塞拜疆语 keʃi, 土库曼语 geʃi

leʃgi ‘细’ <*inʃkä = Kāš 语 <jinʃge>; 维吾尔语 inʃke, 中国塔塔尔语 inɪ - ʃke ~ niʃke, 中国哈萨克语 ɖiŋiʃke; 中国柯尔柯孜语 iʃe ~ niʃke; 西部裕固语 ʃigi ~ ʃige[换位]; 中国图瓦语 ɖiŋiŋ; 土耳其语 inɖe, 阿塞拜疆语 inɖä, 土库曼语 i: nɖe

è 尽管这类轻摩擦对于克普恰克和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也出现在安纳托利亚方言中)并不是惟一的, 它的确表明撒拉语与维吾尔语的歧异。上述第二和第三个例子也表明撒拉语的音位与维吾尔语(在元音)和乌古斯语(在辅音)的差异。

撒拉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元音升调。一般突厥语的下列 i (历史上)之前的字首音节的 a, 如保留于现代克普恰克语和乌古斯语中, 也被保留在撒拉语中。这不同于现代维吾尔语, a 在这样的语境中上升到 e 或 i:

χari ‘老’ 东突厥语 80qärä, 西部裕固语 qar ~ qar; 土耳其语 kar ‘老人’土库曼语 garri; 维吾尔语 qeri

χatun kiʃi ‘妇女’ 土耳其语 kadın, 阿塞拜疆语 gadin, 土库曼语 ha: tin; 乌兹别克语 xatın ‘妻子’维吾尔语 χotun

daxi ‘还’ 柯尔柯孜语 daxə; 西部裕固语 dahxə; 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 daha; 塔塔尔语 tax ‘又, 还’; 维吾尔语 texi; 书面蒙古语 dakin ‘又,’

还’

jaχin ‘近,附近’ Kās语、东突厥语 76 <jaqin>; 土耳其语 jakin; 阿塞拜疆语 jaχin; 土库曼语 jakin; 维吾尔语 jeqin

jafil ‘绿’ 土库曼语 jafil, 维吾尔语、土耳其语 jefil

ağır ‘重’ 土库曼语、土耳其语 ağı (哈萨克语 awır) 维吾尔语 eñir

(2) 词汇成分

撒拉语的词汇特点类同于现代克普恰克语和乌古斯语而不同于东南突厥语。这些包括转化来的带有 et ‘做’ 的复合动词, 而不是 qıl - 和一系列成分的形成。

在许多突厥语中, 复合动词由复合音节或由外来名词增加行为动词 et - 或 qıl - ‘做’ 组成。在倾向于用 et - 的语言, 用 qıl - 的语言和用 qıl - 或 et - 语言之间有一种意义的语言分界线。至少, et - / qıl - 可以在撒拉语中有助于区分外来语。在现代撒拉语中, 复合动词仅由 et - 构成, 而 qıl - 是完全不存在的。下列语言组合在一起:

N + qıl - 南西伯利亚图瓦语、Qaragas 语、雅库特语

N + et - 撒拉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塔塔尔语、哈萨克语 如撒拉语 iŋ et - ‘做事’

N + qıl - 西部裕固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 如维吾尔语 iŋ qıl - ‘做事’ ~ et - 但维吾尔语 aŋet - ‘准备饭’

撒拉语由乌古斯语和克普恰克语组成, 而不是由南西伯利亚突厥语和东南突厥语组成。从这一特定时期证据看, 这是个反对撒拉语是东南突厥语的早期理论的证据。

qıl - 的确出现在 19 世纪末的历史上的撒拉语文献中。《撒拉语的历史》(捷尼舍夫, 1976b) (但不在土尔克·菲杂依力, 韩, 1989) 有 tō: 是 qıl - ‘后悔’ 和 nazixat qıl - ‘教’。若这些记载资料反映这一时期撒拉语口语, qıl - 的出现表明这是撒拉语中最早的广泛使用的行为动词。那么现代撒拉语中 et - 很可能归于现代 (上个世纪间) 的从克普恰克, 与撒拉语有联系的惟一的 “et - 语” 的引起的转变。

另外, 在撒拉语中有一组词汇, 克普恰克语和乌古斯语也都有此特点:

kifi ‘人’ 土库曼语 kifi, 但土库曼方言 giŋi; 中国图瓦语 giŋi; 西部裕固语 kəsi; Bashqurt 语、塔塔尔语 kiŋi; 维吾尔语 adam

uŋu ‘猫头鹰’ 哈萨克语 yki, 柯尔柯孜语 yky, Bashqurt 语 ökö; 土耳其语 puhu ‘鹰、猫头鹰’, bajkuŋ ‘猫头鹰’; 土库曼语 ba: jŋuŋ

kijix kiχ ‘瞪羚’ 哈萨克语 kijik, 土库曼语 ke-jik; 中国塔塔尔语 kijik; 维吾尔语 ɔɣeren; 土耳其语 gejik ‘鹿’

ŋija - ‘展开’ 哈萨克语 ɔɣaj -; 维吾尔语 jaj -; 中国图瓦语 ɔɣordŋ; Kās 语 <jad - >; 西部裕固语 jaz -

在后面的例子中, 撒拉语字首字母 ŋ 与一般突厥语 j 一致。由于撒拉语中没有出现规则的变化, 它很可能借鉴于 j (> ɔɣ) > ŋ - 首字母语, 或者对于这些形式它并不简单地是同语系。

(3) 形态学: 与格 - A、- KA

撒拉语的格体系, 相当仔细地体现了古突厥语体系。

然而撒拉语中有两个格后缀 - A (与土库曼语 - A 和土耳其语 - j(A) 极相像) 和 - KA (与东南突厥语克普恰克语和古突厥语 - KA 相同)。- A 反映乌古斯语阶层, - KA 反映了与东南突厥语的联系, 这是否说明撒拉语的多重性特点?

在某一特定时期, 这种变化受到音位学和形态学的限制: 撒拉语 - a / - e 出现辅音后词干 (beɟin - e “北京”, bel - e “腰部”, baGrax - a “衣服”), nA - 在第三人称所属关系后缀 - (s) I(ama - si - na ‘他的/她母亲’) 之后, 然而 - ge / - ɣa / - qa / - ɣe 出现在元音结尾和相应辅音结尾的 (bal - a - ɣa, “孩子” ɟajiq - qa “船”) 后。

现代土库曼语在辅音结尾词干和元音结尾词干后都有 - A (- a / - e / - ɛ): baŋ - a “头”, gøz - e “眼睛”; ata / [ata:] “给父亲”; berdi / “给 Berdi”。与格 - A 同样也在土耳其语中发现以 - (j) A 形式出现, 如带 - (j) A 的元音结尾的词干 Ali - j - e “给阿里”。仅将撒拉语和乌古斯比较得出结论撒拉语 - A 是受音位学限制 - KA 的弱化的变体, 可能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 KA jA - A。

然而假如考虑到撒拉语相关联的语言, 许多不同的假设就出现。

东南突厥语只有 - GA (- ɣa / - gä / - ka / - kä) 维吾尔语 ati - ɣa, berdi - ge, 初一看, 这种现象表明撒拉语最早是乌古斯语的 - A 变种 (如在土库曼语中), 后来又从其它突厥语中获得 - KA, 可能是从东南突厥语获得。然而收藏于青海民族学院 19 世纪末撒拉语文献研究中, 韩 (1989) 宣称惟一的与

格 - KA 出现在这些文献中。假如这些真的是撒拉语早期阶段的代表,那么我们能认为 - KA 是最早的与格后缀,而 - A 是几百年前获得的一个特点或语音变体。后者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中没有已知的共存的后置辅音 K - 的弱化。

假如与格 - A 是后来获得的第二与格标记而不是一个语音变体,其来源有三:一是克普恰克语(如哈萨克语,在所属关系后缀之后有 - a / - e,并在第三人称所属关系 - (S)I 之后有 - na / - ne)。二是早期的蒙古语,也有 - a / - e 作为一格位置格的一种形式(并且其旧式表现形式为 etfin - e “秘密地”——Jerry Norman 个人交流,1996)。三,撒拉语与格 - A 的来源是安多藏语,它也有和谐敏感的与格后缀 /ε / (孙,1986)。然而,尽管撒拉语和安多藏语讲话者之间有长久而深刻的联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藏语和谐是受高度(舌根高)限制而不是后部限制。在这三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中, - A 来自于克普恰克语是最有可能的,因为撒拉语有某些克普恰克语特点,如在与格、位格和所属关系后缀之前的古体名词(见下文)。

撒拉语与格 - A 仅仅是一种古突厥语古语和 - KA 的语音变体是非常可能的。古突厥语同样也有 - GA (at - qa “名字”), - n - KA - ŋA (baŋ - i - ŋa “头”), 和 - A (äbiŋ - ä “你的家乡”) (铁肯, 1968)。

(4) 所属关系 - (S)I + 名词 + 间接格

古突厥语所属关系后缀 - s / n 和古突厥间接后缀 - ndA, - ndAn, 和 - ngA 的保留也体现了乌古斯语和克普恰克语的特点,但没有东南突厥语的特点:

土库曼语

baŋ ‘头,开始’ baŋ - i ‘头,开始’,

baŋ - i - n - da ‘在他(她、它)的头上,开始的时候’

søz ‘话’, /søz / + /lAr / + / - (s) I / → søzlør - ‘他(她、它)的话’

/søz / + /lAr / + / - (s) I / + /Dan / søzlør - ø - ndøn ‘从他(她、它)的话’

撒拉语

daŋ - i ‘外面’ daŋ - i - n - da ‘在外面’

beGraŋ ‘衣服’ beGraŋ - i - n - da ‘在他(她)的衣服上’

二、撒拉语与土库曼语的关系

撒拉语和土库曼语的结构对比表现出许多相

似处。许多相似处不仅仅针对这两种语言而言,在其它突厥语中也有发现。搜集到的一些资料表明,整体上撒拉语和乌古斯语有可能发生联系,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撒拉语与土库曼语相比,比其它乌古斯语(如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或嘎嘎乌孜语)有更多相同特点,但这种一致性并不是绝对的。撒拉语中这些土库曼语式的特点包括阻塞浊音化和某些词汇。

1. 撒拉语和土库曼语的相似处

(1) 原始突厥语 * b * t * k * ŋ * 是由 * b * d * g * ŋ 发展而来。当一般突厥语首字母清音(不含 * b)塞音的子集合的浊音化体现了乌古斯语支作为整体的特点,土库曼语词素很大程度上与撒拉语同语族的首字母浊音化一致。假如我们看 CT * t, 例如,我们发现撒拉语首字母 d 一般与土库曼语 d 一致,但不与土耳其语一致。(在图瓦语和西部裕固语中,在同等数字中,这些作为 t - 和 d - 出现。)

daŋ ‘石头’ 阿塞拜疆语 daŋ, 土库曼语 da: ŋ, 但土耳其语 taŋ, Gag 语 taŋ

duz ‘盐’ 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 duz, 土耳其语 tuz

der ‘汗’ 土耳其语 ter, 阿塞拜疆语 tär, 土库曼语 der

dar ‘窄’ 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Gag 语 dar, 土库曼语 da: r

doŋ ‘满的、吃饱的’ 土耳其语 tok; 阿塞拜疆语 toŋ; 土库曼语 dok

daniŋ - ‘认识’ 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 taniŋ - (但土耳其语 daniŋ - ‘商议, 请教’)

(2) 词汇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对此进行详尽无遗的研究,但所举实例应该足以激发我们的兴趣:撒拉语有 sufse ~ suhse “金雀花”,并且只有土库曼语有 sybse 形式,而其它突厥语有同语族但不相似的形式:kāš 语 sypyrŋy; 土耳其语 sypyrge, 阿塞拜疆语 sypyrŋä, 参看中国图瓦语 firbiŋ, 西部裕固语 forŋə。

2. (1) 基本长元音

尽管土库曼语是一种保留原始突厥语元音长度的一种突厥语,在本族突厥语词汇中现代撒拉语不再有音素学长元音。捷尼舍夫宣称(1976a),撒拉语曾有过这样的长元音。据他的 1958 年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记载了 4 或 5 对长短元音的对立,如 sa: ri ‘边’和 sari ‘黄色’。这些对立的存在,与土库曼

语中长短对立是一致的,这加强了捷尼舍夫关于撒拉语的土库曼语起源的论点。然而,在 1992-1993 年我发现在东部和西部撒拉语中这些没有长度差异。在过去的 35 年,撒拉语已失去了基本元音长度区别是完全可能的。撒拉人更早就已失去了这一区别。

(2) 圆唇和谐

土库曼书面语有连贯的圆唇和谐,如 *gøðym* “我的眼睛”, *otlor* “草”, *dyjölördö* “在他们的骆驼上”。而撒拉语没有: *gøzim* “我的眼睛”, *otlar* “草”, *dyjalärdä* “在他们的骆驼上”。撒拉语只有腭音(后)和谐。然而和谐过程是随语言接触而发生变化的(如北方土库曼方言也极少表现出圆唇和谐)。因此这一特点不应该赋予足够的重视。

(3) 鼻音的同化作用

土库曼语(和)克普恰克语有这样的同化作用,撒拉语却没有,例如: /baʃ/:

土库曼语 (Hanser 1977) [θennen maʃʰa ba: rmi] 这儿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撒拉语 [senden ʰaʃqa varmu] ‘同上。’

(4) 人称代词

① 人称代词 biz 和 siz

土库曼语中有 *biz* 和 *siz*。历史上,原始突厥语的复数形式是这些 *män* “我”和 *sän* “你-复数”。在当代土库曼口语中,复数形式是附加在第一人称复数人称代词形成一个“双复数”: *bizler*, *sizler*。用复数 + *lar* 形成的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被系统地在与撒拉语地理上最近的突厥语邻居西部裕固语中发现,如 *mister* ~ *mis* “我们”, *seler* “你们”。

如土库曼语一样,撒拉语有 *piser* “我们”(可能来自于 *biz* + *ler*),但不是 *biz*。19 世纪末文献表明撒拉语曾经有 *biz* ~ *bizler*,但不是 *siz* (韩, 1989)。在现代撒拉语中, *sen* 被广泛地用于第二人称单数代词。

② 复数所属关系的后缀 -^omIz -^oñiz

多数突厥语有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所属关系的后缀;土库曼语 /-(I) mIz/ 例如 *gøð* - *ymyð* “我们的眼睛”, *gøð* - *yñyð* “你们的眼睛”。前现代撒拉语文献也表明撒拉语曾经区分单数和复数所属关系后缀:单数 - (I) m, -^oñ, - (s) i, 复数 - (I) miz, - (I) ñiz, - (s) i ~ - lAri (韩, 1987)。但是现代撒拉语根本没有标识所有格名词: *piserniʰi* *gøz* “我们的眼睛”, *miniʰi* *gøz* “我的眼睛”, *selerniʰi* *gøz* “你们的眼睛”。相反,所有格在所有格中应有的人称代词中被

标识出来: *miniʰi*, *seniʰi*, *aniʰi* 等等。只有十年前 (1985) 林表明虽然复数和单数所有关系,没有被区分,但它们至少标有 -m, -^oñ, - (s) i (见林和韩, 1986)。因此这些过多的所有格后缀的忽略在语言中一定是相当新的变化。从类型学的角度讲,它是一种从综合性到分析性语言的变化。正如捷尼舍夫 (1960) 所言,这是一种汉语一样的句式。

我们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格名词被全面地、丰富地标识出来(并且一个连续的所有格人称代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第二阶段,复数后缀与单数后缀结合在一起(应有的人称代词);第三阶段,所有格名词根本没有被标识(应有的人称代词),见表 2。

第三人称/指示代词 *ol*:土库曼语、克普恰克语和西部裕固语都有 *ol* “她、他、它”作人称代词,但也有 *ol* ~ *o* “那”作指示代词。撒拉语有 *u* (*ol*)。东南突厥语同样有 *u*。

表 2 所有格后缀的再分析

第一阶段:全面标识(对撒拉语没有证实)

单数		复数	
(<i>miniʰi</i>)	- (I) m	(<i>piserniʰi</i>)	- (I) miz
(<i>seniʰi</i>)	- (i) ñ	(<i>selerniʰi</i>)	- (i) ñiz
(<i>aniʰi</i>)	- (s) i	(<i>ularniʰi</i>)	- (s) i ~ lAri

第二阶段:单复数合并(前现代撒拉语)

<i>miniʰi</i>	- (I) m	<i>piserniʰi</i>	- (I) m
<i>seniʰi</i>	- (i) ñ	<i>selerniʰi</i>	- (i) ñ
<i>aniʰi</i>	- (s) i	<i>ularniʰi</i>	- (s) i

第三阶段:复数标识的丢失 (1985)

<i>miniʰi</i>	- (I) m	<i>piserniʰi</i>	-
<i>seniʰi</i>	- (i) ñ	<i>selerniʰi</i>	-
<i>aniʰi</i>	- (s) i	<i>ularniʰi</i>	-

第四阶段:所有所有格后缀的丢失 (1991)

<i>miniʰi</i>	-	<i>piserniʰi</i>	-
<i>seniʰi</i>	-	<i>selerniʰi</i>	-
<i>aniʰi</i>	-	<i>ularniʰi</i>	- i

指示代词:土库曼语和撒拉语二者都有 **bu* “这”和 **ol* “那”的反应形式(土库曼语和撒拉语 *bu*, 土库曼语 *ol* ~ *o*, 撒拉语 *u*)。在这两种语言中,间接格形同于 **bu* - *n* > *mu* - *n*, 如土库曼语 *munuñ* “这-gen”, *munda* “这里”(“这-dat”), *munno* “这-dat”。土库曼语和撒拉语指示代词的差异引起第二阶段发展:土库曼语也有 *ju* “那这里,那已有所指”, *jol* ~ *ju* “那”(表示 *uf* + *ol*, 及 *xol* “那,那里”;撒拉语只有远距离指示词 *diuʰu* “在,在那边”。

(5)宾格
不像土库曼语和古突厥语,撒拉语中宾格总是 -ni(-ni/ni)。土库曼语有元音后词干宾格 -nI (dunjä :-ni “世界—ACC”),并在辅音结尾词干后 -I(at -I “马—ACC”)。但是撒拉语和东南突厥主只有 -nI,不管词干后部分(撒拉语,维吾尔语 dunja :-ni ,at -ni)。由于现代维吾尔语宾格反映了古突厥语代词的 -nI 的普遍化特征,很可能撒拉语宾格是持久不变的语言与东北突厥语结合的结果。相反,土耳其语已经保留了古突厥语宾格 + (ğ)g 为 -jxg。

三、撒拉语特点类型概要
由于突厥语和非突厥语成份,撒拉语有一个复杂的历史。根据可利用的形态学、词汇和历史证据,撒拉语很清楚是这样一种语言 (1)它保存了大量的古突厥语特点,可能是由于它与其它语言的隔离;(2)它含有东方的乌古斯语(土库曼语)和西方乌古

斯语(如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但很少同时具有两者的特点。令人感兴趣的是将撒拉语与 Salır - 土库曼语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不会(至少还没有)有足够的证据。关于现代 Salır - 土库曼语方言的基本历史和人种史(及语言学)研究是必要的。就整体而言,这些资料阐明了撒拉语 vis - ä - vis 乌古斯语支的地位。
撒拉语也有许多被理解为古突厥语,或被理解为克普恰克语及/或南西伯利亚语结构的特点。显然许多撒拉语词汇来自南西伯利亚突厥语和克普恰克外来语,因为它们符合后两种语言的音系。然而,对于形态学的特点,这种平衡在古突厥语方面失衡。
资料里表现的最明显的是撒拉语在三个主要语言层上不同于维吾尔语(例如东南突厥语),这三个主要语言层是音系、形态和词汇。虽然撒拉语现在与现代维吾尔语(如元音浊音化和辅音化(杜安霓,1996)和词汇)都有许多形态学和词汇学的特点,但这些差不多当然是地区现象,因为它们在其它语言中,包括中国西北/亚洲中东地区的非突厥语中被发现。

表 3 古体特点

特点	土耳其语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完成的间接的 -mif	+	+	+	+	-	-	-
古突厥语词汇 <gölik>	-*	-	+	+	-	+	-
古突厥语词汇 <biŋi: n>	-	-	+	+	+	-	-
与格 - (n) - GA	-	-	+	+	(- (ŋ) - GA)	+	(- GA)

* gölyk 还在 ottomat 土耳其语中被证实

表 4 乌古斯语型特点

特点	土耳其语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首字母塞音浊音化	+	+	+	+	-	-
基本长元音	-	+	? +	-	-	-
v 到 b 的转变 (var ‘去’)	+	-	-	+	-	-
V/ini 到 ø 的转变 (ur ‘打’)	+	-	?		-	-
乌古斯语词汇	+	+	?	+	-	-
形容词的 * -IK 由 -I 转变而来	+	+	+	+	-	-
祈使语气 conjr DE	+	+	?	+	-	-

表 5 土库曼语型特点

特点	土耳其语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第一人称复数 PN	-(biz)	bizler	? * bizler	piser	-(biz)	-(biz)
第二人称复数 PN	-(siz)	sizler	* sizler	siler	sizder	siler *
Sypyrge	sypyrge	sybse	?	sufse ~ suhse	sibirtki	

sizler 也在一些维吾尔语方言被发现

表 6 非维吾尔语特点 (= 乌古斯/克普恰克语特点)

特点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音节前的 a 由 a、转变而来	-	?	-	-	
圆唇和谐	+	?	-	+	-
鼻音同化	+	?	-	+	-
位格	-	? -	+	+	-
向格	-	? -	+	+	-
第三人称所有格 - n - (s)I	+	+	+	+	-
近指指示代词 + gen	munuŋ	muniki	muniʃi	munıŋ ~ bunıŋ	bunıŋ
近指指示代词 + loc.	munda	munda	munda	munda ~ bunda	bunıŋda
近指指示代词 + dat.	munno	muŋa	munə	buʃan	bunıŋɣa

表 7 维吾尔语型特点

特点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元音浊音化	-	?	+	-	+
第三人称单数 s/he/it = 指示 PN ‘那’	ol ~ o	* ol	u	ol	u
宾格 - nI	- nI / V - I / C -	- nI	- nI	- n(I) / - tI / - dI	- nI

表 8 所有突厥语特点

特点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所属关系前缀	+	+	-	+	+
远指指示词 ‘那’	ʃ (cf. ʃol)	?	- (u)	sol	ʃu

表 9 非突厥语特点

特点	土库曼语	前现代撒拉语	撒拉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中距离指示词 ‘那’	ʃol ~ ʃo	?	-	sol	ʃu
远距离指示词 ‘那’	χol	?	- (diuχu) *	ana	awu

* 蒙古语外来语。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唐仲山]